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二

王鳳洲先生續集

寄用晦

二首

宗良君侯

荅南陽孔炎王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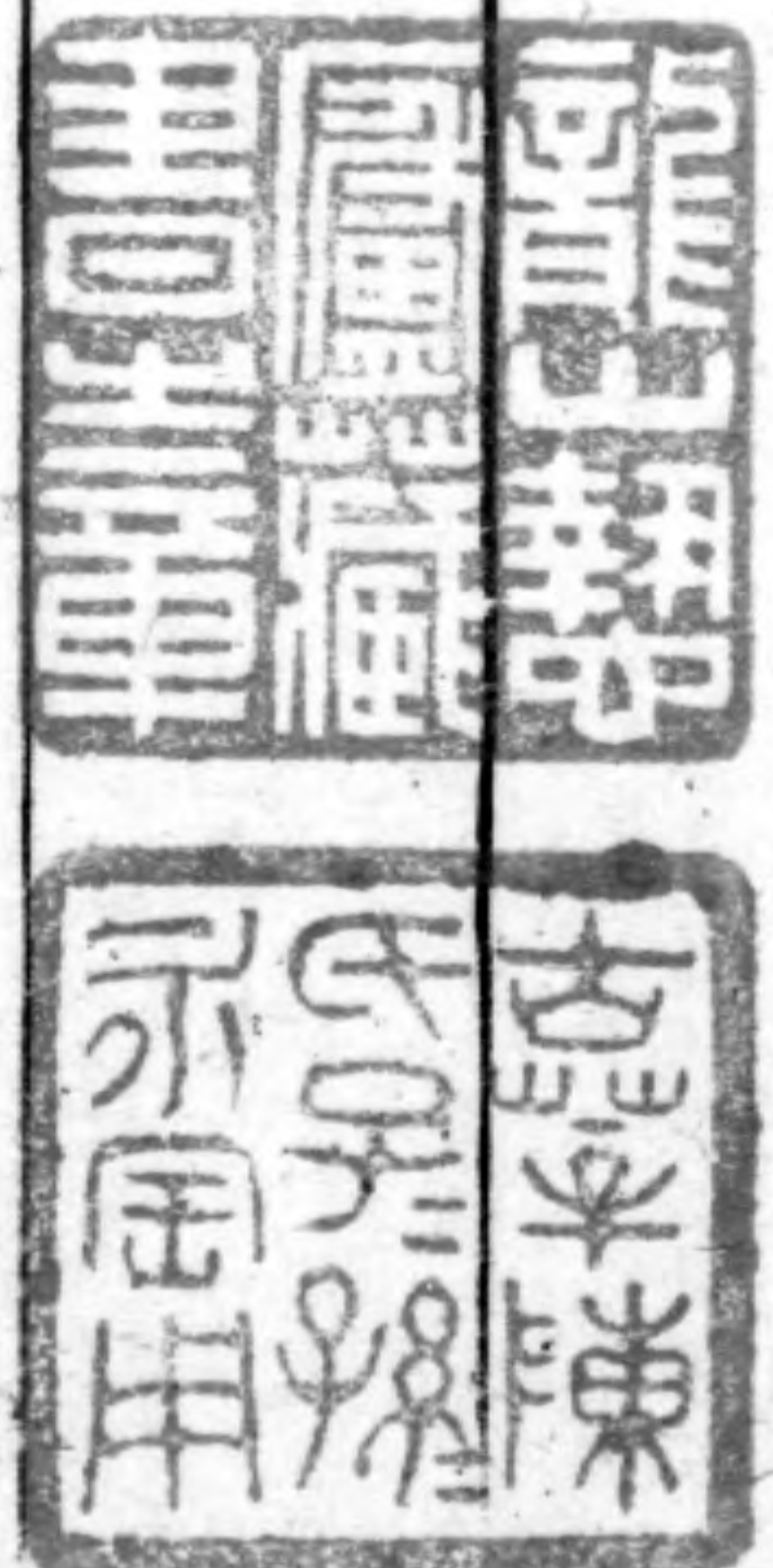
荅南陽子厚王孫

荅朱貞吉

二首

上申許二相公

與楊太宰



陸與繩

二首

潘大司寇

二首

徐宗伯

袁抑之

劉司空

荅少司寇陳公

與元馭閣老

四首

張給事

荅張肖甫司馬

二首

汪司馬

六首

寄胡司徒

荅馮文所提學

戚少保

荅周鴻臚

凌尚書汝成

張助甫

五首

荅馮方伯

王大叅陽德

寄敬美弟

二首

陳玉叔

荅王明輔方伯

荅沈箕仲

徐子與方伯

沈君典

許殿卿

荅戶部劉介徵

周元孚

鄒彥吉

吳明卿

三首

石拱辰司馬

侯舜舉方伯

余德甫

一首

趙汝師

一首

王胤昌

一首

李本寧參政

一首

荅龍君善

屠長卿

七首

喻邦相

陳憲副于韶

陳提學

魏司勳懋權

魏考功懋忠

詹東圖

楊襄陽

歐楨伯

一首

寄聖汝立

荅張羽王

荅王龍溪

應黃州在明

會長洲

一首

吳詹簿

文子駢

劉子威

殷無美

一首

答周寧國良案

王蟾芬

朱在明

劉錦衣

顧山甫

王承父

張子予

胡元瑞

沈嘉則

一首

一首

一首

一首

一首

一首

一首

四首

一首

周公瑕

張伯起

王百穀

于鳧先

張元春

張叔琦

華孟達

華仲達

華存叔

一首

一首

四首

一首

三鳳洲集卷之二

王鳳洲目録卷之二
汪仲淹

汪惟一

李仲子能茂

劉少石

潘景升

徐生

王曉華

劉後菴

徐孟孺

彭欽之

黃玄甫

顧少玄

李仲吉

吳汝震

陳仲醇

郁人文

與周生

荅靖江陳生

宗子培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二

東海屠 隆緯真輯

江東張文頰維光校

寄用晦

近有家人自南來却致足下報書轉附吳地者乃知漢上之信非易矣而楊中丞所使使到首扣足下之耗不獲也豈玄亭寂寂鮮與此曹相聞耶嚮書云又苦脾疾雖已勿藥尚未腴足下方盛年胡乃爾每誦陳思王求通親親表及所下教覺此公腹悶當不消

長樂屠
振錄西
諸子書

足下有德甫相倡酌時時出滕王閣望大江高歌縱酒故爲勝之此間故事不出按部又少過客其爲面墻殆甚足下然一切吏事稀簡眠起頗適因得以其間理丹鉛之業意似愛之不敢作春明夢也外刻書畫十餘種俱完如法書要錄名畫記之類皆在殊足供足下麈尾資惜去人不能多携令各上一部

又

家弟歸自言於足下不能數數也則以近例東濕云而足下亦多自引避德甫林居遂不獲作三雅會乃

知人間世不可曉如此僕自逾始衰夢境將覺於一切意味靡所不厭今春忽似有所證卽析薄產授兒曹別創小團焦僻所入秋可成卽徙居之一榻一葶蔬食水飲作頭陀行逕矣惟翰墨間責小未償然亦不至作綺語足下於此尚微退似當入不二門而丹竈之火未息良所不解金砂黍珠造物至靳縱予之天上寧有財色神仙也佛不離心丹不離身僕此二語非孟浪者足下勗之南陽王孫父子有二札附足下亦能詩而雅尚書畫古器其子尤可念二十工古

文兼習舉子業嘗試於學使者輒居首僅以一束素
旌之而已令人邑邑宗正條善書者章生自言客南
昌常寄食足下所甚服高誼又云足下賞鑒家有古
眸子而無古物亦可咲也目疾口授不一

宗良君侯

柳陳父來得老兄箋教如奉顏色比想道履佳勝宗
正約束漸寬匡山彭蠡之間不妨輕刀籃筍當盡吐
胸中之奇以示不刊僕老矣齒落已盡右目漸昏忽
見所見窘幾無復生趣况以簿書酬應雜之所

得幾何而擲此桑榆之日以故決意上書乞骸只在
旦夕矣昨秋歸哭亡者屈指生平交知稱兄者于鱗
德甫子與子相公實稱弟者肖甫及吾家阿敬今僅
明卿伯玉及僕無恙耳洪都朱邱三儁已失貞吉兄
與用晦白頭昆弟也如聞尚有參差私所不解名者
外至之物何容置我方寸耶昨有一僧號達觀者與
之談覺得一切都放下唯於回向處尚懶散此味不
敢獨享敢以薦兄不一

答南陽孔炎王孫

下走自厭世網見牖靈真業已棄家而不能遠今秋
復爲兒曹一鳴公私見迫勉強應酬始猶染指旣而
嚼蠲又旣而螯牙蹙額矣門下舉以爲快且復傳所
云休糧服氣者誤也第絕房室來三歲暮飲少許酒
葷肉都斷以此形神漸相屬耳佳篇種種道上別紙
見示若謂不能得僕一言而與賢器蟬媯不休者有
故門下名已就矣齒牙餘羨正須於少年兒郎發之
且彼實國器也春草馳情卷強步之不能佳然是春
草本色語所示昭烈像的係宋本非昭烈耳渠鬢禿
所以世說有露涿君之謂今美鬢非也且前後皆增
傳者二跋尤可咲語旣不倫字畫臨摹蹊跡宛然三
冊葉差強人意而破碎不堪裝演獨眉山豫章像佳
耳題數語當不辱休承已游岱三君子書當如命也
公嗜古若渴恨不此間一游目

答南陽子厚王孫

得所寄三七言律寄兒子二五言律他詩五章皆宏
麗精切字字不苟雖未脫蹊徑要之武步間耳樂府
在家弟所者尚未取覽渠云大有當家句兒曹骰子

選偶得一盧何所取足下快而語津津若有味者載
翫書辭所云托溷羣狐著膩顏恰宗條束濕黃髮之
期亦何可必蓋大可悲矣雖然僕竊有以進足下子
建求自試愈切而子桓父子愈抑之卽令果領大將
軍印俘權馘禪亦不過一鄧征西王鎮軍耳寧以千
載思王易之然此猶非其至者淨飯諸子姓盡入雪
山達磨視第三王子若叱咤出世業成萬劫長在足
下柰何賤此貴彼也因成二律相廣勿笑老夫才得
出溺便歌公無度河也往年初答足下詩醉中命筆

絕不復記

以後復成一詩了不知其何似歲杪檢

拙稿讀之

覺前後相襲如一卽爲訂改今錄去於

友聲集中 攸數行梓可也友聲二字有所自否白水
草堂有直人事難措覺諸公亦似不能快僕久於筆
研外覓生趣今段似未能忘工拙也一哂

答朱貞吉

十月淨居時忽有陸山人持書一紙讀之乃知薄游
楚澤踰秣陵小憩金焦將訪我恬澹觀以西河之戚
而返令人悵仰無已豈東海之濱未合有真人跡耶

每念陳思王黃初五年今有舉翮觸四隅之悲趙大年丹青殊絕而所貌不過京陵間五百里山水爲千古缺陷世界公賢於二君子多矣第未知錦囊中三絕可推惠一二否僕名爲棄家而不能斷鄉里應酬與雕虫夙障明年必須痛割之所餘久要一念因姚匡叔便附點清覽外山園諸記非以其文辭或足當公卧游耳加食自愛

又

姚匡叔來得足下八行以爲慰足下卽不復遠遊匡

廬彭蠡間輕舸小輦當不乏也僕慕道而未有指授畏筆研如讐而未能盡卻知酒之害生而時一中之兒子輩失意於真我無涉而不能盡置之度外何老人之多拘也匡叔道返草次附報自愛自愛

上申許二相公

邇者顯馳小啓敬布先人泉下之感并懇瀆椽筆爲千載不朽訂蓋去人甫半道而有留都副樞之推下情無任慚慄區區樗櫟下才久不齒於月旦故舍而甘心平方之外懶惰無成躑躅非據不自意真宰憐

而拂拭之心其資歷頗深故優以右職體其筋力不
任故置之南曹自惟奉令承教可幸無罪且先人既
被隆錫賤丁復辱深知豈敢以退爲高偃蹇朝命唯
是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伐牧之餘去爨何幾卽不自
量黽勉而出曠廢隨之小則虞生耳之車大則成覆
途之轍似非相公所以曲全而終惠之也陳情小疏
情非得已口垣清峻不敢盡露其私荆石相公則悉
之矣萬惟
獲遂微願其爲銜結當何如耶時屆
冬寒唯爲
倉生自愛不宣

與楊太宰

自我翁之再出則中外聳然想見風采如司馬文正
之入汴而統均之命下亡論摺紳襟裾加額相慶以
爲清明之治可旦夕望而半歲以來羔羊之節皦皦
朝著而苞苴遠却於數千里之外賢者功用神速固
如此第徵辟之命輪鞅交馳岩穴之僑茅茹彙征而
猥及不肖如世貞者豈我翁篤念故舊不勝遺簪敝
履之思而少屈藻鏡耶世貞雖愚亦竊曉茲時爲千
載之一苟可少策駑鈍以自顯見穎末追雪囊耻而

蒲柳易衰樗櫟垂腐豈唯田光之精已銷亡而盧蒲
之心亦向短矣且生平多口語又不能事邊幅以得
罪言路廢棄以來竊希塗泥之龜而避就祀之犧已
非一日矣語云畏首畏尾所餘無幾貞雖出其能無
首尾畏也至於庚辰鑿坏之故又有言所不能盡者
乞骸一疏寔出由衷萬萬無忒伏惟我翁矜而賜允
焉貞得爲唐虞之民以觀元首股肱之盛誠大幸也
下情無任祈懇待命之至

陸與繩

得報札中及季君變後事事相累如糺絲無可理緒
處中年邁此令人聞之亦爲酸鼻第正欲於此中窺
兄定力耳兄所以疑曇陽師謂是楞嚴第七卷中人
不意其透此一通也立脫俄頃間萬化在手恨不令
兄見之疑城一破蓮花不遠矣弟比捐家累坐起斗
室與元馭東西兩頭外跡若可觀中實未有也空山
沙彌頗究心禪那俗臘半七十矣而猶童真謂兄是
韋馱天拈香叅禮并求引與月庭講席之末不敢望
執健椎豎塵尾勺水餘潤足解熱渴惟不靳是荷

又

歲邸辱大老儼然賜臨其日苦中寒不汗遂不能奉
淡公之誨質明出訪舟次追逐於恬澹觀小樓中頭
猶岑岑心怦怦也不然豈不能買一輕舸十里促膝
乎而忍令觀東五尺溝作虎溪別也竊於爾時伏聆
懸河之辨種種病不能耐應一二非獨病也卽孟子
輿之門非狂若淳于生辨若告子誰敢有進其得射
其矢者雖然以吾丈之愛我深弟安敢終自默也吾
丈欲爲出世之業則弟竊以爲吾丈視佛太輕自視

太重凡吾丈所深得而傾信者固佛之所降伏魔道
護持國土權跡而已其最上乘機雖則知之却未嘗
於心地上體貼一番以故於人間得失榮辱毀譽小
有所觸卽不能無動此雖見二乘人猶恐不能無避
舍而况十地菩薩乎裴休相公法門中龍象也歿後
作于闐王于闐一小國耳當懿昭際不聞有所興闡
佛法也此公未見黃蘗圭峰未談般若不妨作相作
節度旣見而旣談之使天下歸以爲龍象而柰何作
相作節度富貴如故也于闐之報業報也非福報也

吾丈知小屈而爲經世之業弟更有所慮江陵公雖
恣然尚聰明又吾丈生平腹心友也一見而不能信
再見而不能容况其他乎吾丈旦夕入國門所接見
無同時侶彼皆外爲遜而內側目者也弟每見吾丈
終日語一敘往事則皆已是人非論人才則皆已
長而人短果尔恐今之不足盡究吾丈用無異昔也
弟經世一念久已灰冷獨於出世不敢便自暴棄但
業障旣深根器已損十二時中念及疇昔放佚過惡
萬狀但有悚汗而已以弟之愚不肖而乃敢自比於

波旬之半偈者誠念吾丈之愛我深也江陵身後狼
狽至此雖皆有以取之然諸子盡削籍而言者齷齪
未已發露醜聲聞之海外得無傷國體乎前刻二十
五圓通誠如尊示卽改正并諸刻經呈覽諸篇品不
分以便讀耳然似亦不如不分也月庭法師見間希
致意大抵吾儕多生智識只欲共登靈山不墮落而
已

潘大司寇

舍弟來復拜大脫手書之辱公幾務千緒不忘故人

而勤之乃爾使我蝸廬涎滿雕虫氣王乃舍弟感
公之知賴公之指教日津津不容口也至三四鄉戚
公且為而及之矣子與右轄行輒附通起居并所草
芝林一律書扇頭附上計當已達弟避暑園居差有
泉石花卉之趣左圖右書清醪芳茗時合其適第一
念無明未盡又時時襪襪間之不得作羲皇上人
耳公讀之當復拍手思毗山精舍矣舍弟有還役聊
此附候溽暑自珍重不一

又

昨者途次附復計已徹覽矣弟已於前月廿七日抵
任卒卒人事兼有審錄發疏及竿牘之累寢溲無暇
念之金陵僅三月而耳目之內風波萬狀魑魅魍魎
縱橫於青天白日之間老太見山人鳴冤否乃二三
渠黨所合成毒藥欲以扶鯨而抑誠傾太原而疑吳
縣不盡一網不已也南垣兩疏反墮其計中南牀之
論吳悟齋而波及二三老若處之則撥一蜂窠矣吾
儕雖幸不及身寧復有毫髮宦味耶旦夕計有歸耳
適家間小僮往視兒子有小衣裝此間已具一馬牌

之濟上倘老太得續與之大惠也病冗草次不一外
亡弟志銘附覽并有薄侑炤納爲荷

徐宗伯

兩郎君到先後拜老丈手書方褫穢見客汗出如漿
誦所敘致塵尾胡床與世塵都絕語不待畢而此身
已灑然若在清涼界矣弟匹夫之節不固誤念失足
公私萬冗蝸集病軀同氣至親奄忽長辭不能一訣
辟如善星比丘無故生入泥犁其爲愧海何可名狀
邇來小有章疏塞白卽具乞骸之草繼之尚可緝芟

還蔬以半面謁左右也局體變矣吾曹多納破敗使
九重之聽疑而寺人得快其說老丈當亦知之郎君
皆國器趙司成亟言小者允雋而少功夫吾家兩豚
故不敢望第司成之許亦如是然長者旣消搖清涼
界中而弟以褫穢之語薦却似木桃之報瓊玖也一
咲

袁抑之

前者得老丈所示勘御史疏草讀之不任忻服卽與
元馭侍郎相加額而嘆以爲大臣鉅公所見自出恒

人表卽此子不獲完璧然於國體士氣裨益良非淺矣弟故是口吻間物屬厭之後覺得一切滋味如嚼螭聊以識塵賈蔬食布衣聊以識侈然瘞硯燒筆聊以識綺語如是沒齒而已豈敢用不出爲名亦豈敢妄意出世之業弟此事本不無此理尤不可廢昔范蜀公生平詆佛而其澹篤無他嗜好蘇子瞻以爲真學佛作家蜀公未之薦也吾丈今之蜀公種種佛位事故自日用不知耳方允治扇頭詩致之吾丈得非吾丈嘗屬之耶詞旨清雋有味糟粕性靈四字輕重

便是識得源頭者若緱山子喬言大非吾任也幸爲致聲以謝引年雖故事恐非君相側席至心弟亦不願吾丈果此請耳

劉司空

向者感吾丈之數勤存我而又推食及兒子不然之灰無以爲報而會荆石公之役者有事於留都輒草草伸其鄙概不謂輶車由襄西趨碇遂堅東山之臥躑躅空返自是心旌日搖搖於楚蜀間矣吾丈耿潔冲素與物無罣而沈幾先物獨出塵表令人景慕貞

王鳳洲尺牘 卷二
久墮齒頰間晚而小遠之一餐餘生雖不敢遽攀後
塵亦粗足自了矣灼日熏天一旦漸盡獨留快在人
意留聲在人口要之實有可憐者亦無敢及之也趙
太宰亦小波及可惟此老精志吐納當不置此事阿
堵若小宰司空作何狀復有憐之者否家弟朝夕差
池荆老亦時相煦沫第恐終非野人有耳茲因殷守
無美便附此當不至作前時洪喬浮沉也此子文學
吳中白眉而忠信明決任俠好誼一入藻鏡必爲藥
籠中物溽暑加餐自愛

荅少司寇陳公

顧京兆使來得手教殊懇懇老丈貪與僕周旋故以
精辭反覆開諭謂僕當出而不知僕有不能出者僕
何敢望老丈老丈直臣也不出則見以爲名高而無
以昭 主上盛德且成 先帝過僕出故無益處不
成隱特以庚辰初念不能負耳彼此汎掃心境乾淨
應無所住則廟廊之與岩穴皆爲淨土也汝師宮贊
書來亦云 上與揆席諸賢嚮元馭宗伯幾有司馬
入汴氣象但渠步武不離太夫人如何新渠先生朝

夕相與幸致聲不一

與元馭閣老

前以日勢晚更不獲追隨分袂時睹兄悲惋之極乃知千古河梁尚爲鹵莽弟雖勉強作夷然態過舟便不能禁聲淚哽塞斜陽在衣與影相吊涼涼踽踽幾若鬼趣口占二絕句云欲作男兒別將情強折磨更堪天上淚翻比世間多一葉輕刀硬綠蘋蘩看蓬底兩輪巾道人却有分携淚丞相何無祇候人語絕稚不工少見實際耳至嶽王市則已瞑舍舟就藍舁上

衣薄中夕寒加以浹日小飲及噉櫻桃脾疾乘之雖不廢巾櫛岑岑若醉夢中四體都不相屬適兒子遣信云兄定於廿四日成行矣尚欲於數里外僻地更展繾綣茲何時也食息之不暇而勤存故人乃爾第此浮脆之軀審如日者言因緣在異世而何忍恣然也三日內熱去當自力而前不則泚筆以效蕩蕘之獻不便沉沉也聞老嫂欲少留爲辰玉畢姻期始止於計亦便太夫人有兄朝夕不至縈懸耶病筆數行不次兄亦不必煩長報也

又

弟賴庇色身頗固惟以城居役役酌應筆札之逋旋止旋開爲計已窮惟有從魯連之後而已兄爲弟推轂甚勤毋論初心不忍負久已作方外行逕柰何復出供人無掌謂恬澹觀六尺地如終南山也家弟之遷又幾成而變張司馬亦云弟意欲渠一得南除小簡是非不知尊意何若趙汝師轉宮庶故是元老調停處但渠不愛官愛其說之行耳責難任怨是其所長伐異好勝是其所短兄須護其短而收之太夫人

至八月必須盡室而北主上必不許兄歸兄必不得請而徒以公私兩念交戰於中未有戰勝而肥者今者計吏回詢之云唯兄門如水耳二三大老亦有相慕者其他則雀雀如故稻田之說豈一人可辦一時可成大抵生財不如節財興事不如減事作書呈而一邱報至學使者極論海大夫此何意非海公欲有齟于使者而漏之耶

又

兄每書於時事之外更深隱憂求退之中別寓深指

弟亦不敢詳問兄社稷臣也受恩知已深非見幾潔
身時矣兄所云閣制於部部制於司外廷制於宮禁
老成制於少年四語妙甚妙甚便是摹寫爾時景象
造物手弟却僭添二語云實事制於虛言肝膽制於
皮面弟出處心事既蒙兄相亮更復何言金曹見寬
目下省一番無益費苟安丘壑足矣足矣陸六行近
會兩次頗知自悔將來可受琢磨馮太史品格遠勝
但不知能稍降心否刻經費原不經手南中齷齪司
寇端爲戚里一弔此恐未能服其心海老於大察殊

老成無偏忮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兄許之是也大槩
風節意氣旣成一淵藪賢者不能自拔巧者借以自
匿雖兄大力未易蕩平唯在精擇而親之遠之耳

又

弟爲瘡所苦者垂兩月至仲春之末旬通夕不交睫
惡食廢酒又三日勢忽太減而僧達觀者來與之談
胸中灑然已而又惕然至明日得兒騏信又明日拜
手教不覺起舞稱快連舉大白食亦頓盡二缶老兒
拔我於熱沙而賜之甘露灑也生我父母知我鮑叔

知言哉兩御史一遷一謫與弟了無涉然終是小有不安得歸則自快矣

張給事

僕以衰病乞休杜門待命亦心計公當治裝而北旦夕且至京口方欲走一介通咫尺之書而使者固先之矣字字肺腑語語金石惜僕鄙陋不足以承下風第偶有所見不敢隱太抵今日在廟堂自謂一公論於庶僚亦自謂一公論而不能相用高者發意氣卑者依勢要居山林者欲出而不能遂則成憤激據旃

陽故是暨借徵書非久當更下青雀北土泊胥江於
煙波杳靄中有戴笠荷瓢冒交戟者必王生也當更
破米汁戒作竟夕酣耳

又

昨甫移居卽入關而柴生以報書來僅從容坐揖問
起居健勝相與稱慰心而別不旬日而上谷陽鳥至
剖素誦之縷縷肺腑也前所及養生事殆似野父食
生芹藟苦筍萌而甘以奏大庖謂且令人蹙眉齧舌
而足下厭三齏八珍之腴而深味之甚愧甚羨第大

丈夫逍遙順風出則磨墨盾鼻檄五單于解辯立取
通侯印入則佐廟廊大議俾搢紳景附赤幟善類爲
千載光若木食草衣托跡鹿豕又非所望於豪賢長
者也助甫得推遷正是從長鎗大劔中脫出斷斷齒
牙然須足下衽席之乃堪老玉關耳不然杜征南無
洛陽餉安能以瓠領躑躅襄陽也別札所喻足下之
爲我深矣昨歲得政府慰藉語審其非漫然而會舍
弟入覲以一札報之力言薄劣不齒士類不任官恐
爲門下知人之累想當見寬矣卽今奉師真化後捐

家豎子輩一瓢一褐一束書入茅舍朝暮蔬食雖米
汁養和舉不能三合讀圓覺黃庭如小兒進飴蜜足
下謂此人尚堪寄亭障任否辱爲家弟出處計之當
渠故自有意或暫往而後成歸也損俸過渥會於水
南築禪堂卽輟施作功德想不唐捐也豎子勞齒及
試義似勝前而落一老校官手遂成委頓第公家千
里駒尚頰首蜀道而况中下駟乎遲之異日或得更
脩通家一段緣也曾將軍大奇人而伎倆多又不堪
小受見之佳不見亦佳姚京兆卹典在居平時易耳

今想不偶此二紙竟作豫章浮沉亦無妨也腕創口授侍書不一

汪司馬

次君行後爲仲蔚請不朽計當已達矣青烏晏生者持公札見示方爲二豎子把頭足展轉一荒圃目曠齒擊不能讀且蝸廬蠹封兩已成無所復勞之爲治裝及稱之一二友生處小不落莫行色耳公禪除計已及期日侍太公杖屨無起色弟如宗社蒼生何弟厭苦此六尺身受役三寸管初賣作佛家奴近乃轉

徙稱道民惠子五車不啻作龐居士輦置海矣公長於弟一歲固自松柏亦宜少斟酌鴟夷子皮汎五湖容江淮間小侯僑疆可也弟於九月入精舍欲焚棄筆硯僅留一管以薦公珠玉側而未覩全篋是以遲遲然異日終不敢負舊戍陳生感恩造云欲奉謁龍門貪附一信不覺縷屣秋氣初深加餐自愛

又

惟是太公大故貞不能倣南州故事一絮酒新都之几而乃勞次公苴杖千里扶服稽拜公力疾而命之

辭又副之大幣以地下爲托毋論不佞竊從子弟行
卽所不欲效大馬之報於知己者有如日所愧三載
來讎睨筆硯等之娥睭捧心而揣畏其鑿劇驕不我
受役者久矣抑諺有之物無兩大是以太陽麗天燿
火斂熄公如欲不佞吐一言何不小制口腕而務極
千古之變如茲狀哉卽不佞何以屬橐鞬焉有潘之
恒者致其家狀誅輓之類凡數十篇卽自抑以下駟
皆驄步也此皆得公爲方圓之至弟猖狂三十年而
吳門市態猶故真足愧死偶腦滿及之道人作薤露

興渠語令諸天迴鼻可咲可咲讀公書具善病狀詢
之次公亦云然異已久喻祥太公履順而往於人間
世無復憾矣千載之軀幸自寶愛其他眷屬搏沙耳
又文思亦宜暫寬誠知斲輪游刃能無少累方寸弟
一象罔耳毋疑其姒婦口也次公腴澤殊足喜象先
何以尚留錢唐耶彼地驕卒脫巾肖甫暫出鎮想當
一相聞明卿再以近製來沾沾水國夜郎王亦自足
生活獨菰城墓草且宿耳言及怙悵不一

又

前是里中兒歸得一札知入春善酒食健飯而曹子
念自武林從潘生所復袖一札乃云稍不如前於杯
勺亦疎章臺春色久不挂尊臆當繇筆硯間小受累
耳精思能蝕脾土唯裁省太甚何如辱諭弟之玷除
目與太原出處不相關乃是楊石孫趙三四君子見
鑿混沌以了彼一事弟亦只是不忍負初念非敢計
及他也乃今所日聞見則畏途羊腸苦海鯨鬚誠不
忍以半殘之軀餒之耳別紙具見公高尚少年責人
如東濕公千古軀安能杯棬與之周旋弟既竊知已
誠不欲相溷也李本寧久在篋中想諸賢大能居停
弟文責亦漸踈秋涼當勉撰蕪辭一稱封人之祝便
可焚筆硯矣仲蔚墓表不謂尚未脫稿盲子日刺促
不休無以應之奈何餘不具

又

昨馳舊蒼頭裹糧爲篋中行而心猶搖搖如風旌今
者得八行便如世尊伏堯率天降矣區區蔬筍長辭
亦何足當膾炙而顧有嗜焉豈天宮玉樓亦須人間
措大語耶緣知命時狗黃舍人請而今適後有戚少

保之役故于敘中不能不及之戚公書來言明年亦
欲得文以爲不佞光重則鄙言者一巨鰲餌也弟貞
所不忍齒者誕所不敢聞者壽公如有意乎於六尺
蒲團地得法語數行足矣聞以茲月爲先司馬作無
遮會而蓮池和尚亦預焉此子今之遠宣也得一人
齋勝齋五百聲聞衆矣弟苦年來益見媿衿裾不羶
而蟻寢溲亦礙不得已轉徙深落爲逃影之所何嘗
有所希證公勿輕聽次公言次公好奇多聞或欲借
以作方便津梁耳仗願果東卽夏南安能不徹土室

出相周還亦欲令公見我土木也家弟終絀時網無
力挽之柰何物情滔滔有一言以解曰天若祚宋必
無此事公善自消息相與期出世之業不盡

又

弟以二十五日抵都門更二日履任所謂男子張君
嗣附之疲欲死者僅餘氣息而已讞審發疏不爲苦
獨作長安交游書近五十函頭自爲岑岑故不能如
劉僕射一日百函然須蟬緩不休不若彼時之寥寥
數語也尋吳太學稼磴來已張貢士文光來已余宗

漢來獨張袖中出老丈書談近况良悉仲淹至不能
噉粥而僅舉乳勢亦亟矣不知老丈所餌大丹可用
否弟之疚心蓋不特談虎而已也諸猶子所遣奚雛
既已在彼恐不能恣然斥之且歸成風貫虱之手能
忍不為吾生死兩人一出耶張生頗淋漓但未經繩
削吳生已離汗血翩翩神駿當與徐茂吳分鑣此間
比當亦逐客客無所之則當走徭中道聞徭中米價
貴極纍纍皆有菜色方司農尚不肯歸客何所得食
計亦左矣時事大不可聞吾曹大臣小臣在朝在野

日相尋闕閱以招下莊子之刺良可歎也弟一過新
歲卽上書力請骸骨以老歸必不負齊雲之約以病
恐有所不能矣吳使便附此不一

又

猶子之一介回得翁為亡弟墓碑勝於中郎吏部遠
矣此子前死事事可痛獨此一端差為幸耳卽以付
猶子使覓七尺佳石及公瑕之尚能握管付之剗
流膾人口吾曹竟當不知如何也猶子所上器幣比
之元微之家贄白少傳不能十一而不見納愧何可

言大貺勤存弟却不能偃然自蹈不恭外薄有所侑
非敢附於獻縞也仲君噉粥無苦誠爲大慶知高居
太函絕跡塵鞅下土之士望若以爲崆峒廣成而順
風下拜者時時有之蓋吐握之夙風所致也弟報政
一事橫爲忌者所誣賴 上聖明洞察得以無它然
失足羅網自貽伊戚夫復何言今唯有懇疏乞骸而
已往者以六州四十三縣鐵爲錯今者以檀公三十
六策走爲上也仲嘉比何所往審象先如翁所云留
之供中申以義方之訓可也明卿所苦殆尤甚時事
消息似不能佳兩鄉粒食艱已極矣將來不知稅駕
之所一歎

寄胡司徒

公衮衣江左旣覆露我而復食我禮我行臺之夕以
部內人才賜權不謂齒頰餘生亦賜收采不然之灰
豈堪作藥籠中物特以篤舊之深等之遺箴敝履使
稍有顏色草野間耳昔人云知己重於感恩貞豈敢
一食而忘左右第此身作佛奴長安貴人問遂久荒
絕若破例通此政恐不免見唾楊太尉計不以我落

王鳳洲尺牘卷二
落也江左行臺大夫周吉水王三原明敏博大故當
歸之若清公慎勤孜孜奉國自燥髮以來未有見如
我公者白面書生始自願指旣而傳聲旣而求勝不
勝不止此真可爲太息流涕也第廟堂眷注愈深而
我翁求去愈決君臣大義政自瞭然計天池之息不
過六月公旣富於春秋天又相假以喻璧之陰便當
尋本來面目作出世計卽異日吐其餘經世不過滄
海一滴耳貞甚悔擲此日於雕虫蠹魚中譬之奢子
盡始曉作活雖復無成亦或可免溝瀆也荆石宗

伯家刻 曇陽大師編并八有薄物將遠臆不拒爲荷
家弟行部或得相聞唯右有以教督之

荅馮文所提學

昨蹴躡東徙案頭無一書卷而倉皇完十餘宿邇其
文多不經意而偶自斐然獨最愛執事集最欲有所
效而瑣弱不成語不知其何祥也豈吾西竺所謂緣
也耶使者甫發而執事教札復繼之其占詭宏麗仁
復論抑何感慨蒼青深日至也僕老矣且感先師
名根之砭恐恐焉若古之畏影而馳者偶記桓文之

業皆練卒侵壤以成其資故一戰而遂主齊盟宋襄
以彈丸之地欲用其虛貴假義抗鴟張之楚故一盟
而輒見辱今執事之兵選矣其壤廣矣文武之胙舍
大樹奚適卽世有宋襄何足虞也執事所論胡元瑞
甚精而亦甚公沈雅閒適是其所短於此得一針膏
盲之痼當便脫矣彼自負誠太高雌黃月旦亦不自
禁然未至如所聞之甚當由貴鄉一人傳之過耳家
弟誤被時趨不能終固簿書奪之則無有整師而抗
執事者自愛自愛佳集當更卒業不一

